

刀傷致聲帶受損 慨嘆「學生暴徒」湧現 遭割頸警長：港教育出了問題



▲被暴徒鏢刀插頸受傷的警長阿力日前接受央視訪問，剖白死裏逃生的經過 視頻截圖

10月13日在觀塘被暴徒鏢刀割頸受傷的警長阿力（化名）日前接受央視和新華社訪問，剖白死裏逃生的經過。訪問視頻中，阿力右頸數吋長的刀疤清晰可見，他的聲帶因刀傷永久受損，聲音變得沙啞。阿力說，警察是執法者，並不涉及任何的政治爭執，「有人犯法，我們就要處理。」



守護法治

他認為，香港有一部分人完全沒有獨立分析能力，受其他人影響而做出激進行為。而破壞者當中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，令他質疑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。



▲阿力在10月13日執勤期間，被暴徒（箭嘴示）從身旁伸出鏢刀割頸（紅圈示）

10月13日，黑衣暴徒在香港多處肆意破壞。阿力與同事奉命到港鐵觀塘站處理一宗刑事毀壞案件。他們準備離開時，一群黑衣人尾隨叫囂。人群中突然伸出一隻持刀的手，直刺阿力頸部。

頸靜脈和迷走神經遭切斷

阿力回憶稱，發覺右後方有人戳了一下他的頸部，回頭看見一隻拿着武器的手，於是上前制服那個人。那一刻，他沒覺得痛，更不知道自己傷得嚴重。直

到將襲擊者制服，他才發現地上有很多血，他的上衣也被血浸濕。

看到身邊的同事表現緊張，阿力猜想自己傷勢嚴重。到了醫院，醫生的診斷證實這一點：他的右頸被割開一道深5厘米的傷口，頸靜脈和迷走神經切斷。

手術成功，靜脈和神經線重新接上。此後幾天，阿力待在重症監護室，感受到從未有過的痛楚。

他回憶：「我雙手被綁住，因為醫護人員擔心我會抓到傷口。醫生用嗎啡幫我止痛。藥效過後，那種

痛我不知道怎麼形容。」經歷痛楚，阿力仍說自己「好彩」（意為「幸運」）。「醫生說靜脈、動脈和迷走神經是一組，慶幸的是我只是靜脈和迷走神經斷了。如果連動脈也斷掉，傷勢會更嚴重。」

批社會出現太多歪理

如果頸動脈割斷，性命可能難保。這樣的「如果」，阿力的太太阿梅表示不敢想。她說：「醫生說過，差一點點就傷到大動脈……現在是不幸中的大幸。」



▲鏢刀插向阿力頸部



▲阿力遭割頸，血流如注



▲阿力的聲帶因刀傷永久受損

阿力當差20多年，不是沒遇到過險情，但這次成為一名仇警中學生暴力襲擊的目標，出乎他意料。

他說：「我遇襲前，覺得香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，因為警察就應該維持治安、執法，無關政治。對這次襲擊，我感到無言。」

對於襲擊他的那名18歲男子，阿力說，他不覺得憤怒，只是不明白對方為什麼要這樣做。「這幾個月，有些大學生、中學生用很暴力的手段襲擊警察、市民，破壞商舖。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。」

在他看來，很多污衊警方的謠言猶如「天方夜譚」，而有些年輕人竟會相信。「一個接受了這麼多教育的人，應該有獨立分析能力。我不明白有人會相信這些。現在香港社會出現太多歪理，而且有傳播力，這是不好的風氣。」

「要確保隊員齊齊整整離開」

仇警歪理持續滋長數月，香港不時出現落單警察遭暴徒圍攻的情況。作為衝鋒隊的一名警長，阿力每次帶隊出動都擔心有同事因掉隊而遇襲，因此通常安排同事先行，自己殿後。

「我要確保我的隊員齊齊整整地離開，所以我要留守到最後。」他說，即使自己受到襲擊，但如果讓他重新選擇，他仍會這樣做。

警嫂：支持丈夫繼續做喜歡的工作

「其實差一點點，我的兩個孩子就沒了爸爸。」警嫂阿梅（化名）說這話時，丈夫阿力（化名）遭暴徒割頸的事已過去一個半月，但她仍止不住害怕，強忍眼淚。

「我怎麼也想不通，他（施襲暴徒）為什麼要這樣傷害一個人。我先生身為執法者，只是去做應該要做的工作。」

出院後，阿力每兩三個星期要去覆診，還需接受至少半年言語治療。由於控制聲帶肌肉的迷走神經損傷，他的右側聲帶可能再也無法如常振動。目前他只能依靠左側聲帶說話，聲音沙啞無

力，不時咳嗽。

「他現在不能大聲或長時間說話，有時想大點聲跟孩子說話都會走音。」阿梅苦笑道，他很想跟孩子聊天，但聲音太小，孩子經常聽不清。

說起孩子，阿力眼眶泛紅。「我對家人有點內疚。」他說，這次受傷，不僅影響了他與家人的日常溝通，還讓他陪伴孩子的時間減少。他習慣一有時間就接送孩子上學，但這次事件後，他擔心被「起底」，不得不「低調」。

修例風波發生後，警察成為暴徒攻擊和網絡暴力的主要目標。香港警方最新數據顯示，六月

至今，共有483名警務人員在相關行動中受傷，數以千計警員及家屬個人信息遭惡意泄露。

親友幫助渡過最艱難時候

「我害怕子女因我而受到欺凌。」阿力說，「但我不認為做警察，或者這次受傷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。」

阿力本是正面樂觀的人。他說，這次受傷後，他得到警隊很大支持，受到醫護人員專業細緻的照顧，更收到大量來自市民的慰問卡。「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支持我們警察維持治安和執法。」

阿梅說，丈夫受傷之初，她覺得很徬徨，幸虧有親友幫助，「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」。

阿梅問過丈夫，康復後是否打算返回前線，得到肯定答覆。她知道丈夫是一個「坐不定」的人，還想與前線同事一起工作，而 she 會尊重他的決定，支持他繼續做喜歡的工作。

現在丈夫每次覆診，阿梅都會盡量陪伴。「他說話吃力，我擔心他跟醫生講不清楚，出門也不方便。我能做的，就幫他做。」她說，「夫妻本就應該互相鼓勵支持。」

（新華社記者 郗媛 張雅詩）

Bobo Kwan：
支持香港警察！感謝你和你的家人為守護香港而作出的貢獻！祝你早日康復！

Francis Chan：
感謝每一位香港警察，您們受盡委屈、不怕艱辛、無懼危險守護香港，加油！

Ivy Chan：
香港警察加油！現在的香港真的只剩你們能守護了！暴徒四出破壞搞到大家擔驚受怕，希望警察不要手軟，將暴徒一網打盡。

市民齊喊
警察加油！

許進雄：
我都唔知班黑衣人點解可以叫解散警隊？解散咗你哋來維持治安？警察唔好退縮，真正嘅香港市民靠你哋守護！

Sam Lam：
一直向美國求救的暴徒們，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申請移民去美國？不要禍害香港了！讓你們去美國試試民主國家警察的真槍實彈，襲警可能當場被打死，你就會明白香港警察是多麼溫柔地對待你們了！

中箭警長阿sam：市民支持 燃點打不死精神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張真報道：半年暴亂，暴徒用各種武器攻擊警方。上月中，理工大學暴亂時，警長阿Sam被暴徒以弓箭射穿小腿，照片一出，震驚全港。阿Sam接受傳媒訪問時吐露心聲。他說，一句簡單的「支持香港警察」便足以讓他鼓起勇氣重返前線。

上月十七日下午，阿Sam在尖沙咀執勤期間，磚頭不斷由暴徒一方擲來，情況危險。突然他左小腿一陣刺痛，本以為被石頭擊中，殊不知脫下防毒面具低頭一看，左小腿竟被一支九厘米箭頭貫穿，同袍馬上幫其剪斷箭的尾部，將他送往醫院接受手術取出箭頭。

阿Sam的傷口至今仍隱隱作痛，亦不可急行或跑步，僅能慢慢行走，但除了肉體受傷，他與家人亦曾遭「起底」，家人甚至希望他從前線退下，但阿Sam堅持不退縮：「這是警務人員的職責！」他感謝社會各界前來探望及市民寫的慰問信，但其實阿Sam只需要市民一

點支持，便可燃點打不死精神，「簡單一句『支持香港警察』，足以推動我再上前線！」



▲警長阿Sam被暴徒以弓箭射穿小腿

中鏟「小虎sir」：願香港早日回復太平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張真報道：同樣成為過去全城焦點的是十月一日被淋鏟的警員「小虎sir」，該名警員胸口、手臂被大範圍燒傷，需要進行植皮。他曾在網上發布手術後的傷勢，拆皮拆骨的疼痛讓他頭皮發麻，但卻從未後悔加入警隊。「小虎sir」希望，當他康復的時候，香港已經回復太平。

「經歷生死一線，我唔知係唔係精神上出現創傷後遺症，會不自覺手震、流淚，痛係我哋感覺嘅一種表達，並唔係一種『控訴』，我會盡快康復，重投前線，再一次與大家並肩作戰！當然更希望，當我康復嘅時候，香港已經回復太平！祝所有在行動中受傷的人員早日康復！多謝各位有心市民關心！」

香港警隊曾在社交媒體發布片段披露「小虎sir」的心聲，包括多張最新植皮手

術後的傷口照片。只見血肉模糊的傷口釘滿用作固定連接新舊皮的接縫，每到一段時間，金屬釘都要被逐一抽出，拉扯着血肉模糊的大片傷口。

「小虎sir」不時在微博分享生活點滴，日前他上載「用針管插入水泡再逐個擊破」的視頻，指由於大腿傷口水泡不斷生長，因此需要每天刺穿，過程更長達半年。但「小虎sir」認為刺穿並不代表什麼大不了的，反而有時候當沉溺在一個太「幸福」的環境下，卻忘記依靠自己、照顧自己的能力，因此這反而喚醒他挑戰的慾望，基本他都會自己親自去刺穿。他堅定地說：「我！想！靠！自！己！」「小虎sir」又說：「不要得過且過計算別人可以給自己多少，想着依賴；換一下角度，試着想自己可以依靠自己多少努力，再回饋所有需要幫助的別人身上。」



▲「小虎sir」大腿傷口水泡不斷生長，因此需要每天刺穿